栟茶镇的两所短期学校

钩沉 □ 缪 庭

八十多年前栟茶镇曾有过两所出色的学校——弘扬国学的国故专修学社和“抗大”式干部学校苏北行政学院。

1937年8月日寇轰炸南通，每日有飞机呼啸过境，蔡观明离开南通，经如皋回到栟茶。为了启发民智，培养贤达，蔡观明开始筹划创办国故专修学社。募经费数千元，地方贤士又施送价值数千元的田产。招收初中毕业生六十余人，于1939年3月6日正式开学。学社位于栟茶镇南沿河，公园西侧范文正公祠内(今茧站西侧)，栟茶图书馆旁，设两级，分普通班和中医班。原定学制三年。

社长蔡观明，曾用名蔡达，号尔文，如东栟茶人。曾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、光华大学、南通中学、扶轮学院、栟茶中学。曾任栟茶行政局局长，解放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、南通市政协委员。著作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字学》、《经学指津》、《孤桐馆医业》等十余种。

普通班，主要课程有古诗文、新文学、文字学、文学史、写作、历史和地理。蔡观明教古诗文、文字学和写作，引经据典，借古讽今，鞭挞时弊，绘声绘影。于一平(后任泰州中学校长，泰州市政协副主席，胡锦涛总书记的老师)讲授文学史和新文学，经常介绍、赏析自己创作发表的新诗。他那身材高大、声若洪钟、忧国忧民、励志鞭策的授课形象给学生留下深刻的记忆。吴一鹤(著有《寄庐文草》、《读荀小识》等，后在栟茶中学任教)教历史、地理，深入浅出，旁征博引，褒扬国风正气，缅怀民族英雄。缪仲华(曾任栟茶中学校长，《栟茶史料》主要编者)也教古诗文，主要是阅读和韵文，讲课抑扬顿挫，吟诗韵律跌宕。刘守铭(1927年入党，曾在东台母里师范任教)也兼职讲课。初办时，教师月薪仅六元。后逐步提薪，最高时十六元。

蔡观明已有多年教学经历，又有创办扶轮学院的经验，而且博学多才，在国故专修学社采用了较为先进有效的教学方法。学生自修时间和授课时间相等，以达到“吸取学校、书院、私塾之长”的目的。在古诗文方面，每周精讲精读一篇古文，泛读两篇经典古文和两篇韵文。在讲授古文前，先叫学生查阅辞典，弄懂生字、生词、成语和典故，并且分好段落层次。上课时逐一讨论，让学生畅所欲言。然后教师讲解，加深拓宽。讲解后第二课或第三课让学生复述文本，再后第三课或第四课让学生结合其他内容进行演讲，最后默写全文。教材全采用正续(王续)古文辞类纂本。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，指导学生到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，撰写研究文章。要求学生每周缴一篇读书札记。泛读的诗文也必须默写，务求精熟。学生进步迅速，数月后不少人文笔清通，能写短小的研究文章，能吟诗赋对。

教师们都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，既教书又育人。学生在增长知识的同时，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，在思想信念方面由原先的知识青年蜕变为进步青年。1940年10月27日新四军到达栟茶，学生们非常兴奋，参加了许多集会、游行。新四军高层领导肯定了国故专修学社的办学宗旨和工作业绩。有几位学生转而参加新四军的训练组织，吴功文、顾善道等人毕业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。1941年1月第一期学生通过考试毕业，其中有姚洛、缪荣等人。中医班也有不少学生走上革命道路，赵文虎、缪文娟等人成为悬壶济世的栟茶名医。

国故专修学社办有校刊《国故丛刊》。学生们在图书馆潜心苦读，博览群书，常有历史研究短文发表。有些录用文章则是学生读书札记中的精品，重要文章是教师撰写。蔡观明也有力作在上面发表，第一辑上有《三代诸侯称王考》，第二辑上有《广韵后附辨四声轻清重浊法之研究》，第四辑、第五辑连载《论清儒古音学之失》。

1941年8月，因为邻境战事不断，蔡观明将学社搬迁至栟茶南郊符堑，房屋、设施准备就绪，用具、物品搬运到位。然而，栟茶市民纷纷迁徙，加之其他原因，未能如期开学。蔡观明和新聘教师吴鹤千(原图书馆主任)、邹慎斋在符堑苦等两月，期盼局势缓解，却事与愿违。这期间有几位国故专修学社旧生在符堑补习。蔡观明编辑出版了《国故丛刊》第六辑，这也是最后一辑。1942年5月，蔡观明与栟茶中学的旧同事创办另一学校，地点远离栟茶镇，在南蔡家楼南边的白凹楼。校名为南沙补习学社。至此，国故专修学社延续了三年多，最终停办。

1941年2月，新四军为了在苏中地区培养干部，在栟茶设立了苏北行政学院(第三届政治系)。这是一所完全仿照“抗大”办学模式的干部学校。管文蔚(苏北行政公署主任，后任江苏省副省长)任院长，周平(真名裘正，抗大毕业，领导昌化起义，后任浙西支队司令员)任教育长。教官大多数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。学员二百人左右，都是由新四军各部门选送的基层干部。

当时，粟裕带领的一师驻扎在栟茶东乡。几个部门分别驻在几个大户人家，供给部驻在油坊口缪尧家，政治部驻在大河东缪少银家，粟裕本人住缪钥谱家，苏北行政学院驻地在孙家庄。租用花家渡刘家十二亩田，作为操场。开学典礼在操场举行，粟裕站在一个土台子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讲，会场上布置了抗大八字校风的标语——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学员们分住在老乡家，雨天的教学活动在龙王爷庙进行。

学院军事化管理，学员穿军装，打绑腿，持步枪，背背包，睡地铺。集体伙食，主粮是大麦粳子，每星期改善伙食一次，能吃上肉或鱼。每人每月发津贴抗币一元，。课程有马列著作、政治经济学、中国革命、世界形势、群众工作和军事常识。毛泽东《论诗久战》的战略思想和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面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”的校训深深印记在每个学员心中。同时还训练射击、刺杀、投弹、利用地形攻克碉堡等战场实用技能。旁边有一条干涸的沟和一个大土丘，正是练兵的好场所。学院强调理论与实际并重，军事与政治并重。学员们听过粟裕、饶漱石、陈丕显、陶勇、钟期光、刘炎、叶飞等人的报告。管文蔚、周平多次给他们讲课。饶漱石(新四军政委，后任华东局书记、中央组织部长)双目炯炯有神，报告中还夹带一些俄语单词。陈丕显(苏中区党委书记，后任上海市委书记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)被称为“阿丕同志”。陈毅军长是战士心目中的英雄、伟人，成绩优秀的学员曾受到发给陈毅戎装照片的奖励，照片上印有“陈毅同志”四字。

文艺活动比较丰富，出操、列队、饭前、听报告前都引吭高歌。沈亚威(作曲家，后任南京军区文化部长，前进歌舞团团长)负责组织指导这些活动。其间，学员们学会了一些抗日歌曲，有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、《游击队歌》、《新四军军歌》、《抗敌先锋队》等等。除了唱歌，还排练、演出一些唤起民众，鼓舞斗志的文艺节目在群众中宣传演出。1941年4月，学员们在栟茶徐家祠参加了苏中军区成立大会，并表演节目。

1941年5月学员们毕业，奔赴抗日的各个战场。苏北行政学院延续三个多月，为栟茶镇抗战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笔者珍藏着先父缪荣(菊荣，叹东)的这两所学校的毕业证书。1941年1月，缪荣国故专修学社毕业后参加了新四军，担任泰东县政府文书。2月被选派到苏北行政学院学习。5月由教官朱敬(无锡人)介绍入党，同月毕业，被分派到新四军军部《抗敌报》社任编辑。后因病转到地方，任栟丰区文教支部书记，解放后任中学校长、县中书记等职。国故专修学社毕业证书淡黄色底纹有篆字“国故专修学社”。证书内容毛笔填写，蔡观明签名并盖章。盖“私立国故专修学社之钤记”大印。苏北行政学院毕业证书彩色，上方有学院院徽——红五星加蓝字“行政学院”。底纹有十六字：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，艰苦奋斗，积极工作”。证书内容毛笔填写，给缪荣的评价是“成绩优良，甲等”。盖院长“管文蔚”和教育长“周平”蓝章。盖“苏北行政委员会钤记”大印。在照片和日期两处盖“行政学院”大印。证书左边有骑缝编号和行委会骑缝大印。

儿时的书场

辑佚 □ 薛雨泉

书场，即旧时说书的场所。据考，说书最初是盲人行乞谋生的一种手段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，才逐渐登堂入室，演变成为今天人民大众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每当学校放暑假，就有不少平谈团(说书的团队)来学校联系说书，这个团队一般由四至六人组成，其中也不乏瞎眼的。所说书名通常有《小方青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陈世美不认前妻》等。还记得每当夜幕降临，乡亲们就早早吃过晚饭，从四面八方涌向学校。听书人都想离台子近一些，好听得更清晰一点，所以生怕来晚了坐不到好地方。说书人开始前往往还要加一小段开场白，然后才开正本。说书人中有的有弹有唱、有说有谈，其中不乏有的角色说起来摇头晃脑、喜笑怒骂、表情夸张；有的时而南腔北调、扮男扮女、变化无常、幽默滑稽，令人目不暇接、啼笑不止。说到高潮时，场内会爆以哄堂大笑，整个书场沉静在一片欢乐之中；说到悲苦时，声音嘶哑、如泣如诉、声泪俱下，令听众也情不自禁、泪流满面，再加上弦音低沉，似断非断，悲从中来，整个书场无人不悲、无人不恸。我是书场的常客，常常听得如痴如醉，仿佛身临其境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的大爷爷开设的自家书场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，人们吃过晚饭，放下碗筷，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讲唠，即谈古论今，东家长、西家短聊天。健谈的大爷爷常常引一群人聚在自己家里，由他给大伙讲故事，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演义》说到《古今奇案》、《五鼠闹东京》，等等。久而久之，他的家就成了个小书场。大爷喜欢看书，从武侠小说到传奇类的传记，他都爱不择手，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动荡，走南闯北数年，但唯一不变的是手边常有一本书，他个性外向健谈，也听闻了不少逸闻趣事。每次说起书来，动情处总是眉飞色舞、有声有色，时常把众人说得一愣一愣的。后来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每当吃过晚饭，就习惯地自带板凳到大爷爷家，听他说书。

在说书的过程中，大爷爷自己也颇为尽兴，他常说：“我要能当一名老师，站在讲台上，将自己所学的知识都教给学生，那该多好啊”。但由于家境贫寒，加之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他没有能实现这一理想。但没有想到，阴差阳错，他却成了一个说书人。他常常十分感慨地说，这从另一个层面来说，也算是我实现理想了吧。

我的童年的时光，大都奉献给了大爷爷的书场。白天和伙伴们疯玩，晚上，吃了晚饭，我就搬起自己的小板凳，来到大爷爷他家，一动不动，听他说书。时隔多年，很多事情都已淡忘，唯独大爷爷说书的情景，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。上学以后，每有因不好好学习，调皮，挨了打，大爷爷知道了，就会给我讲岳母教子的故事；当学习受挫，成绩老是上不去时，大爷爷又会说一些发奋图强的故事。后来，我当上教师自学取得大专毕业文凭时，大爷爷格外高兴，当晚就给我说了一个状元成才的故事，意在鼓励我继续努力。还记得，他说完那段故事，眼圈都有些红了。以后我刻苦学习、努力工作，还真没辜负大爷爷的殷切期望，在跨进知天命之年，晋升到中高行列。

如今，大爷爷早已离开人世，他的家也早已物是人非，书场已经成了儿时的记忆，只可惜许多有滋有味的故事，就这样消逝在了时光里，再也难以触及。

钱德明 摄

立居地名掌故：陈庄大池

掌故 □ 韩国文

陈庄大池位于河口镇立新桥居委会23组。这个大池很有名气，对于它的起始溯源，却无史可稽，只听老人传说是大陈庄陈家人挑起来的。

陈家祖籍河南颍川(许昌)，原籍苏州。明朝初期(1388年)，大批人迁徙到江北东台县东南沿海一带垦荒种地、海洋捕捞、烧煮食盐、做生意。陈家也在此迁徙之列，他来之后经营食盐，生意兴隆，发达致富，成为大户。其中一支后裔选择了这块有利地形，雇佣了若干劳力，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中间挑了一个面积约60亩的大池，大池南边平整了一大片土地，大池北岸杠成高原田。高原田夯实作为住宅基地，东西一字排开，总共兴建了13个住宅，形成大院，以辈分排行居住。大池南岸设置了若干部水车，戽水灌溉农田。由于池深且大蓄水多，大旱年景，从未干涸，确保了农田灌溉，因此年年都有好收成。

陈庄大池不仅改善了居住和农灌的条件，而且成为远近闻名的淡水鱼鱼场。过去这个大池只属于陈家独有时的出鱼情况，已经无法知道，只是近几十年的情景老年人还历历在目。大陈庄东头有座陈家庄大桥，陈庄大池就在这座桥边与老薛港河相连，有个近似直角形的三丫口，老薛港河南来北往的游鱼就从这里进入陈庄大池。野生河鱼一进入大池，好似来到“天堂”一样，水深且阔，游弋自由，易进不愿出。因此，陈庄大池无需投放鱼苗，都是靠外来和自身繁殖。不仅鱼的种类繁多，除了有鲤鱼、鲫鱼、鲈鱼、乌鱼、鳝鱼、鳗鱼、鳜枪鱼等杂鱼外，还有青鲲、白鲲、花鲲、白鲢、草鲢、鳊鱼、白条等家鱼，而且还有龟、鳖、蚌、螺、螃蟹等其他水产品。年复一年，取之不尽。

陈庄大池历来每年腊月二十五日为“出坊”日，届时早晨，远近数里之内的捕鱼人皆习惯地撑着渔船、背着渔具前来捕鱼。河面上一二百条船穿梭来往，丝网、夹子网、水老鸦各显神通；河两岸扒钩网、扳罾网、排网、耦网人人动手。船上不断传来船板的敲击声，“花鱼呀！花鱼呀”的喝叫声，与两岸人群见到捕到大鱼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，热闹非凡。

下午二时一到，全部收网，所有的鱼都集中到北岸大场上，由专人过秤。取鱼人除分得二成鱼外，还可以得到三斤光景的看船(篓)鱼。外庄来看热闹的老人或小孩也可以得到一大一小两条鱼，留个纪念。余下的鱼按股分配，对单寡孤独户则特别照顾，分给双份。真可谓家家有鱼，年年有余，其乐融融。

陈庄大池迄今60亩面积尚未缩小，仅因便于交通和生产，在中段筑了一个码头，已经一分为二。两池仍由本组农户共同养鱼，鱼的产量更上一层楼，群众的生活也更上了一层楼。

(根据丛良明原稿修改)